

世纪

# 智谋

ZHIMOUGUSHIBAOKU

## 故事宝库

「官场权谋集」

下

延边人民出版社

# 智谋故事宝库

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下)藏书章

延边人民出版社

## 雾月政变

法国大革命后，周围的君主专制国家对法国实行武装干涉。拿破仑在军队中用炮兵攻占土伦之战中，崭露头角，此后连连提升，最后成了最高军事统帅，连连打胜仗，从而使法国的共和体制得到了安全。然而，法国的共和督政府却把国内搞得十分混乱，他们在有保王嫌疑的村庄拘捕人质，颁布累进税制，搞得富人不胜其忧。这时的法国需要一个有权威的人物。

拿破仑·波拿巴来到巴黎，他的到来使全国欢腾。拿破仑迅速发现督政府内的核心人物西哀耶斯神父，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同时又是一个软弱的汉子。他设法与西哀耶斯合伙，策划政为。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是五百人院的议长。但是五百人的年轻议员拥护民主的热情很高，估计对政变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

政变的第一步由元老院采取，下令立法机构两院改在圣克卢开会。此案由元老院宣告通过时，五百人院并不知道。改变开会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元老院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巴黎及其邻近地区的驻军司令。这样，两院的立法会议，实际上已置之于拿破仑的武装部队的火网之内。

下一步拿破仑又派人把督政中为首的戈伊埃看管起来，另一督政穆兰见势不对，便逃之夭夭。

同时，拿破仑由一批威武显赫的将领簇拥着来到正在开会的元老院。按当时的法律，新任指挥官应宣誓忠于宪法，

但拿破仑故意唠唠叨叨，回避宣誓。拿破仑的讲话兵营味很重，与元老院的场面很不相称。他离开元老院，在外边的士兵中才消除了慌张情绪，然后又步入五百人院。他打算不仅以威胁的言词，而且以武力，把那些议员吓倒。但是，五百人院的年轻议员一见到门外有很多军人，认为立法机构在武力威胁下开会违反共和精神的。有几个议员居然上前揪住拿破仑的衣领，猛烈地摇撼他，并大叫“打倒暴君！打倒独裁者！”议长吕西安·波拿巴高叫“肃静”也无效。幸亏门外的掷弹兵把拿破仑护出了会场。一位议员强烈要求五百人院通过一项法律，把拿破仑逐出境外，议员们决定把拿破仑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拿破仑一听，顿时脸色苍白。但老谋深算的西哀耶斯很冷静地说：“既然他们宣布你不受法律保护，那他们自己也就不受法律制约了。你也就受法律制约了。”

这个革命逻辑唤醒了拿破仑。他大呼“持枪”。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即五百人院的议长，便对士兵们进行煽动，说五百人院现在被英国保皇政府收买的一伙手持匕首的人滥施淫威，要求士兵们把五百人院解救出来。于是兵士们高呼拥护拿破仑的口号，冲进了五百人院的会场，议员呼吁法律的声音完全被士兵们的口号压倒。于是，议员们只得纷纷从会议厅夺门跳窗而逃。作鸟兽散。议会被武力冲散。议长吕西安召回了二三十位跑散了的议员，这是倾向于支持拿破仑的议员。这些议员决定开除 61 名议员，提名西哀耶斯、拿破仑等 3 人为临时执政，并决定两院休会两个月。

这样，拿破仑由军队统帅而变成政治界的领袖，后来，

他又依靠武力和权术，当了第一执政。再后，他又恢复帝制，当了法兰西的皇帝。这都是用的挟武逼宫之计。

## 治国之要，在于爱民

1910年，乔治五世继承爱德华七世成为英王后，承袭了他父亲时代的王朝名称——萨克斯·科堡王朝。这是根据德国一家贵族的姓氏命名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民饱尝了战争的痛苦，对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德国统治阶级深恶痛绝。在这种民族气氛中，乔治五世居然还保持着具有浓厚德国色彩的萨克斯·科堡王朝的名称，不能不引起英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再加上乔治五世还有许多亲戚在德国，当时的德皇就是他的表兄弟，因此，英国人中纷纷传说乔治五世是亲德分子。谣言传到乔治五世的耳朵里，他大为震惊。为了避嫌，乔治五世决定放弃萨克斯·科堡这个德国姓氏，另外取一个带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新姓氏，以安抚民众的情绪。王室高参和社会名流积极献计献策，但他们提出的建议一个个都被国王否定了。有一天，国王的私人秘书斯坦福特汉姆突然想起在骑士时代，爱德华三世曾被封为“温莎的爱德华”，他立即向乔治建议，采用“温莎”作为一家之姓。

温莎是一座自然风光十分优美的城镇。温莎城堡闻名世界，是欧洲最大的城堡，历史上有若干英王在此居住过，同英国历代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用它作为乔治五世的族姓，英国色彩简直是再鲜明不过了。乔治五世欣然接受了

秘书的建议，立即颁发诏书向全国声明，以后英王室的男姓子孙统统姓温莎。为了表示他同敌对国——德国彻底划清界线，乔治五世还放弃了德国授予他的所有头衔和勋章。

乔治五世这些果断、彻底的行动，使国人消除了对他疑虑和愤恨，逐步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和尊重。

1926年，英国由于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因而爆发了全国大罢工。朝野一片恐慌，资本家们对罢工又怕又恨，要求政府给予严厉镇压。一位煤矿主给国王写信说：“这些罢工工人都是他妈的混蛋革命者。”乔治五世回信为工人辩护说：“工人们是在争取获得赖以生存的工资啊！”他给首相鲍德温写信，告诉他：“工人们所需要的是工资和工作，而不是失业。”他责成政府“尽快解决工人就业问题。”他还偕同玛丽王后来到失业最严重、工矿最集中的威尔士地区。他们甚至坐上运煤的小火车去矿井了解工人的情况，到矿工们的破烂屋子里同他们一块喝茶。有人对国王的行动感到惊奇，一位至高无上的国君干嘛如此关心工人？据说，乔治五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出生的机运把我推上了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但是，我还是一位普通的人。”正是这种体察下情、同情百姓疾苦的举动，使乔治五世赢得了极大声誉。

## 玻利瓦尔建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西蒙·玻利瓦尔与弗朗西斯科·米兰达率领爱国力量，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第一共

和国失败后，玻利瓦尔率领队伍打回委内瑞拉，建立了第二共和国。但新政权没能立即进行社会改革，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致使革命又一次受到挫折，第二共和国又被西班牙殖民者扼杀了。

玻利瓦尔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1816年，玻利瓦尔从海地获得武器、弹药后，率领爱国军在委内瑞拉登陆。但他并不急于进攻首都加拉加斯，而是与游击队和地方武装配合，攻占一些小的城镇，并以安哥斯德拉为根据地，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玻利瓦尔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十分英明地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1816年6月，玻利瓦尔宣布解放奴隶的法令；1817年，宣布没收西班牙王室和反动派的土地财产，答应战后将土地分给黑奴和印地安人等，因而受到广大印地安人和黑奴的拥护，扩大了起义队伍，为独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草原牧民良诺人，原来受西班牙人的煽动和利用，同爱国军作战。为了争取普通良诺人的支持，玻利瓦尔宣布将分配土地给参加爱国军的良诺人战士。这样，贫困的良诺人纷纷参加爱国军，许多人为祖国独立献出了生命。

玻利瓦尔采取的各种利民措施，激起了广大群众拥护爱国军的热忱，并使良诺人的优秀骑兵和一些敌军士兵也站到爱国军的一边，这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大大加强了爱国力量，给西班牙殖民统治以致命打击。1818年，玻利瓦尔在安哥斯德拉召开国会，宣布成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

## 以正治国的卡洛斯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西班牙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结束。22日，波旁王朝的后裔胡安·卡洛斯王储加冕。卡洛斯以国王的名义亲自筹划、推动、组织并实施改革，在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卡洛斯国王与政界的关系是亲切、自然而融洽的。1978年法国总理吉斯卡尔·德斯坦正式访问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奥连特宫为他举行招待会，与会者有政治领袖、杰出的议员、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代表们，国王竟能够把所有一千多位与会者分别介绍给德斯坦，不仅能叫出他们的姓名，而且还能说出他们的身份。外宾对于比较敏感的反党派领袖一般是敬而远之，比较谨慎的，然而德斯坦却深为国王在同反对派领袖们所持的亲切、随和的态度而感到惊讶，当轮到介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德斯坦也只好向他伸出了手。事后他说：“我到了西班牙，才有幸生平第一次与一位共产党领袖握手。”

西班牙实行的是议会君主制，这就要求君主的个人品行必须高尚，因为通过它，国王有可能在很小的权力下产生极大的影响。卡洛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他不仅同现任首相亲密无间，而且同反对党领袖关系良好，因为他知道，今天的在野党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执政党，在他看来，同各大政党友好相处并在其间保持平衡是明智的。



1977年5月20日，即大选的前几天，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菲力佩·冈萨雷斯到萨尔苏埃拉宫会见国王。他们谈到政局、即将来临的选举、未来的前景、左派政党的合法化等问题。突然，卡洛斯国王提出了一个令冈萨雷斯猝不及防的问题：“你们党为什么非得主张共和制为国家政体不可呢？”冈萨雷斯犹豫了几秒钟，然后他援引瑞典的例子，在那个国家，尽管社会民主党主张共和制，但是和国王在治国方面合作融洽。卡洛斯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

后来，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冈萨雷斯出任西班牙政府首相，他与卡洛斯国王也相处得很好。胡安·卡洛斯的这种作国王的艺术，经常受到西班牙人和外国人的称道。

## 化干戈为玉帛的舒曼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许多政治家都在考虑如何避免德国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切实保障法国和欧洲和平的问题。戴高乐将军提倡肢解德国，使德国回到十九世纪统一前那种公国林立的局面。但遭到其他大国的反对而未能实现。然而这却造成法德两国政府互不信任，情绪对立。事实上，德国复兴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法国人最担忧的是，德国一旦恢复了元气，就有可能进攻法国。所以法国此时急需一项相应的对策，以取得主动。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开始谋划建立法德两国“煤钢联营”的方案。因为重整军备首先总是在煤、铁、钢的增产过程中显露出迹象。如果将法德

两国的煤钢行业联合起来经营，就能够觉察到对方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同时，如果把法德两国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机构管理之下，双方在生产上就结成了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这样，就可避免法德之间发生战争。于是舒曼于1950年5月9日提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或“煤钢联营”的方案。这就是有名的“舒曼计划”。

舒曼的这项计划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联邦德国的响应，并很快博得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意大利的支持。显然这六个国家都从煤钢联营中看到对本国发展的好处。法国得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套住”联邦德国，并取得联邦德国的炼焦煤和焦炭；联邦德国借此与其他五国有了伙伴关系，便于打进五国市场，并有利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享受到“联营”内的关税优惠。于是，1951年4月18日，这六个国家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巴黎条约。

联营建立以后，六国在经济上都受了益，短短几年时间，钢产量、钢的出口贸易额都有很大提高，采煤工业实现了现代化，煤炭、矿石有了可靠保证。1957年，这六个国家决定把煤钢联营推广到其他经济部门去，于是，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后来，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纷纷加入了“共同市场”，发展到今天，十二国组成的欧洲共同体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集团。

历史的发展证明，舒曼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法德两国的关系中，消除了战争的阴影，建立了比较牢固的伙伴关系，而且煤钢联营开创了欧洲联合的先例，使欧洲共同体

成为有世界影响和广泛联系的国际组织。这对欧洲的安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 拜占廷以假乱真的外交法术

中世纪处在蛮族包围之中的拜占廷帝国，为了求得安定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疆域和影响，颇善于运用“示强”的外交手法，来迷惑和威慑对手，瓦解“蛮族”国家的士气。

在落后的古代世界，外交使团除了进行国事访问等活动以外，还担负着刺探、考察、了解出使国家的地理、地形情况，以及军事、经济实力、政治形势等任务。狡猾的拜占廷人特别注意在蛮族国家的使节身上大作文章。当使节来到边境时，便受到拜占廷人的迎接。他们有时故意领着使节绕圈子——通过一条最长而又最不利于通行的道路前往首都君士坦丁堡，并使他们深信这是唯一的道路。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蛮族知道要到达拜占廷的首都是何等困难，从而打消他们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野心。

拜占廷皇帝在接见使节时，更是着力显示自己国家的富有。公元十世纪时，作为意大利王贝林加里的使节出使君士坦丁堡的留特普兰，曾以一个蛮族使者的惊叹心情描写了皇帝头一次接见时异常豪华的场面：御座前面摆着一棵金树，金色的小鸟在上面飞来飞去、唧唧喳喳。御座的两旁摆着两只金狮子（留特普兰怀疑它是镀金的），翘着尾巴，做出一副咆哮的姿态。留特普兰按照礼节向皇帝叩拜，然后抬起头来。这时他大吃一惊，看到御座连同坐在上面的皇帝已上升

到天花板，皇帝身上也换了另一件华丽的衣服。留特普兰被邀请参加豪华的宴会，席间演出了杂技和柔术。这位蛮族使节被他在宫廷中所看到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拜占廷人常常极力迷惑使节，对使节表示特别亲热，以便通过这种更容易表露感情的办法进行欺骗。他们带着使节参观君士坦丁堡，给他们看雄伟的教堂、宫殿和公共建筑。使节们被邀请参加节庆，甚至还专门举行庆祝以表示对他的敬意。使节不但被请去谒见皇帝，而且还去谒见皇后以及重要的达官贵人。拜占廷人非常注意在使节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军事实力。他们有意领着使节去参观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厚度和那些难以攻破的堡垒。在使节面前，雄壮的军队严整而过。为了收效更大，他们还让一支部队不断更换服装和武器，重复走过几次。真是像捉迷藏一样，把使节们一个个弄得迷迷糊糊，怀着敬畏的心情离开君士坦丁堡。拜占廷人则得意洋洋地吹着军号，打着彩旗，将他们护送出国。

拜占廷人一方面极力向使者们显示自己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在接待安排工作中，又想方设法不让使者们看到或听到过多的东西，防止他们了解帝国的弱点。使节们一踏上拜占廷的国土，便在护送贵宾的名义下，被当局派出的机警的密探随身“保护”起来。途中，使节们必须在专门指定的地点食宿。抵达君士坦丁堡以后，有特备的宾馆供使节居住。实质上，宾馆已成为一所监狱，任何人不准进来会见使节，使节若无警卫跟随也不准出去，使他们无法与当地居民来往。

拜占廷人除了在蛮族使节身上作文章以外，还很注重同蛮族国家开展贸易、文化等交往活动，以扩大影响，进行渗

透。当时，拜占廷帝国的手工业很发达，贸易十分活跃。在各个城市里，工匠们制造武器、贵重织物和首饰出售，君士坦丁堡被称作“奢侈品的大作坊”。他们的统治者便把对外贸易作为自己强有力的外交工具。那些位于帝国边陲的商业城市，成了帝国向外扩大政治影响的前哨。同蛮族国家进行贸易的商人把那些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的消息带到拜占廷。同样，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影响也同他们的商品一道传到了蛮族国家。

## 令人遗憾的疏忽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进攻波兰。就在这时，做过木匠和钟表匠的三十六岁的埃尔泽在他意识到希特勒将把整个德国推向深渊的时候，开始在头脑中盘算杀死这个独夫民贼的方式和可能性。经过仔细观察，他看到每年11月8日，希特勒都要在慕尼黑—海德豪森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表传统纪念演说，因此选定这里是他行动的最佳场所。

选好地点，埃尔泽就自愿去一家采石场当辅助工。这是个又苦又累的活，没什么人想干。埃尔泽来到这里是为了搞到制作定时炸弹的炸药和雷管。工地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领取的爆破材料往往多于实际需要，没有用过的雷管也往往信手可得。埃尔泽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把雷管和炸药装进背包，回到家里立即着手设计和组装定时炸弹。

埃尔泽带上试制成功的炸弹和定时引爆装置，租了啤酒馆附近一家民房里住下。他经常在晚上若无其事的坐在啤酒

馆消遣。他注意到希特勒将要发表演讲的讲台旁有一根支撑天花板的砖石结构支柱，外包木板。他意识到在柱子里安放炸弹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每天晚上他都偷偷潜入酒馆，先在柱子上巧妙地开一个小门，然后慢慢把里面的砖石掏出来，把炸药放进去。这样他一连干了一个月，最后终于完工了。

11月8日，就在希特勒要来这里发表演说的这一天，埃尔泽起动了定时炸弹。根据惯例，希特勒的演说一般要持续到晚上9点钟以后，于是他把爆炸时间定在8点，这样他也可以多一些时间逃出德国。

一切都顺利完成。然而意想不到的，这一天希特勒的演说却匆匆忙忙地很快结束，惯常的一些礼仪性活动也都取消了。希特勒离开啤酒馆十三分钟后，炸弹准时爆炸。希特勒却死里逃生了。

埃尔泽经过周密思考设计的这一谋杀计划可谓天衣无缝，可惜却忽略了希特勒是个反复无常的狡猾的狐狸。

## 营救多齐尔

1981年12月中旬，意大利的“红色旅”继杀害莫罗总理后，又绑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欧盟军的司令部的美国将军多齐尔。他们驱车来到距维罗纳城四十八里的帕多瓦市，在光天化日之下扛着箱子走进宾得蒙大街二号，把多齐尔关押在二楼由“红色旅”设立的所谓“人民监狱”里。多齐尔准将是北约南欧地面部队司令部里职位最高的美国将军，他掌握着北约的大量核心机密，一旦这些机密泄露给敌

方，后果不堪设想。

意大利政府迅速成立了一个“紧急行动中心”，负责营救多齐尔。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动员庞大的警力，对“红色旅”进行大规模搜捕，以防止“红色旅”分子将多齐尔移到别处去。在多齐尔被绑架的第二天，警察就严密地封锁了维罗纳——帕多瓦地区，所有路口都设有路障，一切车辆均需经受检查，并对上述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连每座房子，每间屋子都不能放过。同时，为了分化瓦解“红色旅”，警方还以一百七十万美金，悬赏征求有关多齐尔的情报。

面对警方的大规模出击，“红色旅”成员不断落网，有关线索源源而来。根据第一阶段行动的实施情况，警方对形势做出基本判断：封锁工作做得迅速有力，“红色旅”并无机会把多齐尔转移到别处。基于这一判断，警方的搜索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收紧网口，重点搜索帕多瓦地区。

就在搜索行动按计划进行的时候，1月25日晚，警方出乎意料地接到一个人打来的匿名电话，他向警方报告了关押多齐尔将军的确切地址。警方又进行了三天周密侦察，证实多齐尔被关押在宾得蒙大街二号。这是一幢楼房，底层是帕多瓦市的“迪依阿”超级市场，楼上几层住着居民。“迪依阿”超级市场的二楼，那个窗户上写着“A”字的房间便是关押多齐尔的“人民监狱”。

警方决定营救行动即刻进入第三阶段，警方为这次行动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几易方案。起初准备在夜间袭击，因为夜色便于隐蔽突击队员的行动，减少风险系数，但由于害怕黑暗中误伤多齐尔而不得不放弃了。有的提议在拂晓行动，也被警方否决。因为那个时候宾得蒙大街上很清静，袭击行

动可能会被“红色旅”事先发觉。几经讨论，最终决定在中午动手，因为那时大街上人群熙攘，也是恐怖分子防务最松懈的时候，又不致于误伤多齐尔。行动时间敲定后，警方又根据点面结合，速战速决的原则进行了具体部署，在暗中撒开了一场巨大而严密的网。

1月28日中午，“迪依阿”超级市场的门前同往常一样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提着大包小包的人出出进进，报童高声叫卖着报纸，专门给狗喂水的小站上排着几位贵妇人。这一幅升平景象让任何人都难以想到，就在此时，近百名警察已从四面八方悄悄包围了这座超级市场。

11点28分，一辆没有标志的轻型货车悄然无声地开进了超级市场的左边的一条小巷。车厢里坐着十名剽悍的、穿着清一色黑衣的突击队员，每人头上都戴着有色塑料兜或布套，只在眼睛部位留着两个黑洞，这些蒙面人全副武装：人手一把M—12冲锋枪和一支大口径手枪，腰间挂着红外线眼镜、红外线瞄准器和防毒面具。

11点半，行动的时间到了，事先埋伏在超级市场旁边建筑工地上的警察开动了一辆铲泥车，发出巨大的轰响，用噪音在掩盖突击队行动的声音。说时迟，那时快，十名突击队员闪电般地跃起，跳下货车，直扑超级市场。与此同时，从早晨起就开始向这一带渗透的便衣警察也开始行动：把街上的行人赶离可能发生交火的地点；命令一切车辆停驶；在各个路口布下岗哨，以防“红色旅”分子逃跑，在外围配合突击队员的行动。

突击队员冲入超级市场时，人群大哗。一名突击队员留下来守住超级市场的大门，稳住群众，其余九名队员则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二楼。他们旋风般地冲进关押多齐尔的房间。看守多齐尔的“红色旅”分子见势不妙连忙举起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准了多齐尔的头，就在那人尚未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冲在最前面的突击队员扑到他身边，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并顺势骑到他的背上，用枪口抵住他的脑袋，这一套动作做得干脆利落，没有半点破绽。这时，其他几个“红色旅”分子也在突击队员们闪电般的行动下被一一制服。

营救行动胜利结束，整个过程只用九十秒钟，而且未放一枪一弹。被囚禁了四十二天的多齐尔将军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

## 九卅运动，功亏一篑

1965年8月，印度尼西亚“将领委员会”趁苏加诺患病之机加紧活动，决定在10月5日印尼建军节发动军事政变。9月21日，“将领委员会”开会决定了政变后内阁名单，拟由纳苏蒂安出任总统。但是，这一消息为陆军拥护苏加诺的军人获悉，他们在总统警卫营长翁东领导下进行了秘密串联，决定抢先采取行动。

1965年9月30日深夜，翁东率领所属警卫营以及中爪哇、东爪哇调来首都参加检阅的第四五四营和第五三〇营为主力开始行动。当夜一举逮捕并处决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将军委员会主要成员（纳苏蒂安翻墙逃跑），并分别控制了独立广场、电讯大楼和广播电台。10月1日晨公布了“九卅运动新闻公报”强调“九卅运动”是“陆军内部